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五

策類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

對

制策一道

制曰自昔帝王創造丕圖必有貽謀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夏商周之蹟見於經漢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迨其嗣世之君欲保盈成以躋至治一惟舊典是遵是用其或久也不能無偏而不舉之處則亦興其滯補其弊期使斯民得被先王之澤如夏啓商宗周宣王是已

而漢唐宋之君亦有能庶幾者乎朕欲究其奮勵
有為功業可稱之實夫事不稽古固無以證今然
徒泛論古之人而不求今時之急務亦非納言之
善也昔朕
太祖高皇帝奄一寰宇建制垂憲萬世攸崇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洪謨遠略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斯民樂育於熙皥之治已百二
十年矣然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良法美意豈能悉祗承而無弊乎肆朕惓惓以

海治已無虞保治之道蓋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矣尤不自足乃於萬幾之暇廷集多士諮
諏治道首舉三代漢唐宋之創業者而欲聞其紀
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中舉三代漢唐宋之守成
者而欲究夫奮勵有為功業可稱之實末復以
祖宗列聖之所以創守為言而慮夫成法之弊且惓
惓以法祖為念期於吏稱民安中國尊而四夷服
風雨時而嘉祥至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知創業之惟艱念守成之不易而欲保熙皡之
治於無窮也臣請稽之經訂之史按之當今之務

爲

陛下陳之

陛下幸垂聽焉臣聞天下事君也創之至艱守之至艱創之而不知所以創之之道則無以垂治於百王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則無以保治於萬世創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法是已守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勤是已蓋法者維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創業必建立紀綱經畫統體條陳制度以蓋天下之法以貽子孫之謀以爲長治久安之計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如身

祖爲念欲俾内外有司群工效職咸思奮庸懋載恪守典訓而慎行之毋滋僞失不舉名存實爽之議用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中國尊而四夷服風雨時而嘉祥至諒必有道矣爾諸生皆學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保治之道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以守天下之法故創造丕圖者必立法以貽孫謀嗣守鴻圖者必憂勤以繩

祖武曰紀綱曰統體曰制度皆法之具也而興滯
補弊則勤之實耳創之者以法則國勢尊嚴而有
以成長治之業守之者以勤則法度脩舉而有以
躋至治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豈有外於此乎
夏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以其創之者其法善
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漢唐宋之治不古若庸非創
之者其法有未善守之者其勤有未至歟恭惟
皇帝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昧爽臨朝惟
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視事惟
祖宗之法是監臨御以來于茲二紀賢才皆已舉用

由是而民安其業由是中國尊而四夷服由是風雨時而嘉祥至凡

陛下所期無不如志可以保盈成於萬世之久可以躋至治於三代之上矣區區漢唐宋之功業烏足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終復策之曰諸生學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無有所隱且寵之以朕將親覽之一言臣荷

陛下生成之德沐

陛下教養之恩學雖不足以通經而志於用世也久

矣今幸一登文石之陛步赤墀之塗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直言無隱臣之忠也况

陛下導臣而使之言哉臣復有一言以爲

陛下獻者惟欲

陛下終始此勤而已昔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於玄宗亦有無逸之圖二臣之言初非有異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蓋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旣醻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illegible]鼙[illegible]禍是則古之治莫不興於勤而廢[illegible]前代彰

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紀綱之謂也或尚寛大或尚嚴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者統體之謂也治教禮樂田賦兵刑之類所以經緯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謂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秏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躋至治又必勤勵不息興其滯以補其弊然後天下之法可以施諸罔極先王之澤可以被及斯民而世為有道之國矣臣請以創之之法言之禹之造夏有典則以貽子孫觀其文命四敷聲教四訖則有以立乎紀綱政尚忠朴治先勤儉

則有以定乎統體至於建官二百內辟三千設六師以討羿辨三壤以成賦天秩有禮大夏有樂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無不備禹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夏之治安於此乎致矣湯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後昆覲其肇脩人紀而九有有截則紀綱以立代啓以寬而兆民允懷則統體以定至於建二相以總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籍而不稅大輅質而得中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其制度亦無不備湯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商之治安於此乎致矣若夫周之文武啓佑後人成王

閨鈌風化基於關雎內庭屬於冢宰樞機周禮有以為四方之綱明德而不敢忽慎罰而不敢濫仁愛忠厚有以為一代之體其建官也六卿分職其制刑也三典詰姦田賦有鄉遂都鄙之殊軍賦有鄉遂伍伺之異語禮樂則五禮以節民性六樂以和民聲語教化則三物以興賢能四術以造俊秀制度之備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於立法貽謀之善乎下逮漢唐宋創業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漢之高帝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規模為紀綱約法順民掃除煩苛

以寬仁為統體命蕭何次律令命叔孫通制禮儀
章程定於張蒼軍法申於韓信所以貽謀者又有
制度矣然大綱雖正而終不能無雜伯之非大體
雖寬而卒不能除參夷之令庶事草創而井田不
復學校不興禮文多闕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則
其法不能以皆善也唐之太宗除亂致治四夷賓
服庶乎知立國之紀綱屈已從諫仁心愛人庶乎
知為政之統體以職事任官以尊本任衆以租庸
任民以府衛任兵禮制於房玄齡樂作於祖孝孫
六學有領五刑有攬所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

內多慚德有夷狄之風漸不克終衆評臣之疏述度之行禮樂之具擬之先王未備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詳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耻爲紀綱而五事之美千古所無以偃兵息民爲統體而五季之弊一朝頓解兩府臺諫官之總察有方三衙四廂兵之簡閱有道太學有訓均田有令而教養之法可觀溫叟制禮和峴制樂而禮樂之文可取又有制度以貽謀矣然宗室則無選舉教訓之實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官司之課試不嚴學校之作成無要兵士

每雜於疲老農民常皆於征繇其法又豈能盡善哉由是觀之則聖策所謂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可得而知矣臣請以守之之勤言之夏當有扈違命之時三正怠棄五行威侮禹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啓則敬承繼禹之道而奮勵有為興滯補弊召六卿以行天討申賞罰以肅人心卒使民被先王之澤而謳謌有歸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自盤庚既沒之後賞刑僭濫荊楚疲背湯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高宗則監於先王成憲而奮勵有為興滯補弊求良弼以代王

言衰荆旅以昭發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澤而小大無怨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若周自厲王之烈小雅盡廢而四夷交侵上帝板蕩而下民卒癉文武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矣宣王由是奮勵有爲興衰撥亂車攻復古明文武之功業六月出師復文武之境土卒使王化大行流離還定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於興滯補弊之勤乎下逮漢唐宋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有未至耳漢之宣帝光武庶幾法祖之君也或承武昭虛耗之弊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伸威北狄

功先祖宗或鑒西京不競之禍而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身致太平恢復前烈其興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者惜夫神爵之後頗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禪則其勤有未至焉唐之玄宗憲宗庶幾法祖之君也或革前朝權戚之弊而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或懲德宗姑息之禍而紀律必張元和之初威令復振其興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者惜夫天寶之末嗜慾滋生平蔡之後侈心遽動則其勤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宮闈專政之後裁抑僥倖銳意太平神宗當累朝委靡之餘勤儉有

爲勵精求治亦可謂善法祖宗而興滯補弊之功業有足稱者惜夫一則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一則聽言太廣而進人太銳其勢又豈能至哉由是槪之則聖策所謂舊亂有爲功業可稱之實可得而知矣大抵三代之法盡善盡美故其子孫有所據依而爲治也動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易漢唐宋之法不過因陋就簡以苟一時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者常多其善者常小節而不善者常大立之未幾而弊已隨之後世之君區區循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建制垂憲而法之貽於後者
至精而至備
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訏謨定命而法之光於前者
愈盛而愈彰請舉其大者言之宮闈雍肅而無出
閫之言左右忠勤而謹蕆盆之戒任府部為股肱
而事權不齊偏倚臺諫為耳目而國論有歸　宗子
分封以廣維城之助三司並置以革藩鎮之專申
明典常而有以正天下之大誼誅逐胡虜而肯以
嚴天下之大防則紀綱之善無異乎三代矣治本

人情而廣孝悌之化仁同一視而無南北之殊施猛政以濟寬用重典以平亂惠鮮鰥寡貧窶之加害者必懲懷保小民豪強之凌暴者不貸則統體之善無異乎三代矣至若審官立銓選考課之方育才設學校科目之典財以足國而賦稅漕運有其經兵以衛民而番上分屯有其備禮儀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風以著令教於先律齊於後而欽恤之意攸存則制度之善又無異乎三代矣

祖宗之所以創業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後君

仁宗昭皇帝之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之偃武脩文五倫攸叙

英宗睿皇帝之乾剛獨斷克復舊物莫不以勤而繼

守之傳至

陛下又能紹　列聖之憂勤守

祖宗之成法斯民樂育於熙皥之治者蓋已百二十

年雖三代治安之長久不是過矣

聖策乃謂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之良法美意豈能悉祗承而無弊臣知此固

聖人憂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陳狂直以副

聖心之萬一乎臣惟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行也

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則存乎其人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脩德又曰救弊者莫如貴實臣愚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亦惟脩德貴實盍致其勤而已蓋德者法之本也德之脩萬一有不慎則其流之弊必至於縱欲以敗度譬之人傷其氣而寒暑易侵木傷其根而風雨易折法雖具也亦徒法而已矣實者名之主也實之責萬一有不覈則其流之弊必至於欺謾以成風譬之搏土爲舟不足以利涉畫地爲餅不足以充饑名雖美也亦虛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華協帝而伯益猶以罔失法

度爲言以舜之庶績咸熙而皐陶猶以屢省乃成
爲戒正以無虞之世其脩德責實之功不可少怠
耳今
陛下防非窒欲恪守舊章任賢使能太明黜陟所以
脩其德而責其實者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子之
心毎以有加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爲獻也況我
祖宗之涉艱不以勤而創之亟當觀
祖宗之諭近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
不安寢又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illegible]

滯其患不可勝言又曰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
須史怠惰一息隋則百度弛矣凡此皆勤之準的
也

陛下既知惓惓以法 祖為念又可不法
祖宗之勤乎臣請以勤之說為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聰明剛健動
而不息是以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
霆其澤為雨露而萬物之生於動者各得其職天
之行也一息有不繼則運動無常而不能以宰萬
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

而惓惓焉勤勵不息也一或怠焉則德有不消實
有不負先王之法委靡廢弛日趨於弊而已又安
能保天下之治哉臣願
陛下所其無逸罔或不勤憲天之聰明以為聰明體
天之剛健以為剛健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曰此
於吾法得無有所害乎一令之出必反而思之曰
此於吾法得無有所紊乎無所害也無所紊也然
後從之不然不敢從也如是則人欲淨盡天理昭
融　聖德益脩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條
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

幾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某事果濟也人果才也然後已之不然不但已也如是則為之而成輩之而服名實相須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

陛下於是二者果能惓惓焉不違於心則勤之實以盡內外百司群工庶職孰敢不仰體 陛下法祖之心奮庸熙載恪守典訓而慎行之乎以是守祖宗之綱紀必能開衆正之門杜群枉之路威福得以事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

以是守

祖宗之統體必能存仁厚之風行寬大之政埀旒黈纊而黜其聰察藏疾納汙而務於包涵以是守

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能重師儒慎科貢以正士風理財也必能罷無名之征停不急之務理兵也必能稽私役之卒懲賄求之將禮樂則必能革奢僭之習放淫哇之聲刑政則必能滌慘刻之科重威福之罰將見滯無不興弊無不補今日之急務無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祇承而無偏失不舉名存實爽之議由是而吏稱其職

由是而民安其業由是中國尊而四夷服由是風
雨時而嘉祥至凡
陛下所期無不如志可以保盈成於萬世之久可以
躋至治於三代之上矣區區漢唐宋之功業烏足
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終復策之曰
諸生學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無
有所隱且寵之以朕將親覽之一言臣荷
陛下生成之德沐
陛下教養之恩學雖不足以通經而志於用世也久

矣今茸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承問而對臣

之職也直言無隱臣之忠也況

陛下導臣而使之言哉臣復有一言以為

陛下獻者惟欲

陛下終始此勤而已昔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

宋璟之於玄宗亦有無逸之圖二臣之言初非有

異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蓋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

間故卒致息鷟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

寶禍是則人君之治莫不興於勤而廢

俞代彰

灼若明之效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伏願
陛下以成王爲法以玄宗爲戒以臣之言爲不欺慎
終如始不敢逸豫則
祖宗之法有不難守天下之治有不難保矣惟
陛下留神省覽果如
聖諭則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天下萬世無疆之休
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誥册文類

聖母章聖皇太后册文　嘉靖三年四月十六日

伏以立愛始於家邦所以脩生人之紀事親極其
尊養所以用孝子之情惟
大宗之繼在正統固欲致隆然一體而分於至情亦
宜兼盡據儒先之緒論酬罔極之洪恩特議徽稱
似非過舉恭惟　本生聖母與國太后陛下淵穆
溫恭聰明淑哲言動式遵夫國史步趨必應乎珩
璜上儷
先君備關雎窈窕之懿內勤國政有雞鳴儆戒之風
誕育眇躬早荷慈保遂仰膺夫曆數以大[illegible]
祧王迹肇興爰及遠從於氷衛徽[illegible]

自於維莘肆當嗣極之初聿舉尊親之典恩惟洪業
恩猶未極其推崇美並二南尚以存於嬀汭每念
昊天之德曷勝愛日之誠若非飾盛禮以加稱何以
立表儀而成教寧為親而過於厚忍泥古而薄於
親率籲群心恭稽故實惟坤元至大道有協於含
章而胎教不凡德實符於明聖謹率文武群臣恭
奉金冊金寶更上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仰祈尊鑒俯慰愚衷眉壽無疆永享璇
宮之樂德音不已式增瑤牒之輝

表類

恭遇尊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禮成群臣賀表

某官某某等茲遇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誕膺　尊號大禮告成

謹上表稱賀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文母思齊冇聖人而為之子重華至孝以天下

而顯其親盡本生難已之情舉曠古未行之典三

靈協祐萬國交懽恭惟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幽閑貞靜光大含弘鍾

靈應懷月之祥蘊[illegible][illegible]俔天之質[illegible][illegible]範配於[illegible]

獻帝賢聲獨冠於覲藩電繞虹流誕育神明之胄龍
飛虎變茂膺曆數之歸深恩莫報夫劬勞聖意欲
隆夫尊養博諮廷議再上徽稱寶冊勤崇聳四海
九州之瞻仰
宸闈展慶備五車六服之儀文惟徽音遠嗣乎后妃
故盛祚克延乎今古臣等幸聯鵷序與被鴻休朱
芾斯皇頎益衍震男之慶黃裳元吉惟求符坤母
之占臣等無任慶幸踴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恭遇冊立
中宮禮成命婦賀

壽安皇太后表

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輔妻夫人姜氏等茲者恭遇

冊立　中宮誕國家萬萬年之慶謹奉表稱賀者

姜氏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謹大婚

實重五倫之首詩謌淑女乃開萬福之源慶集宮

闈歡騰臣妾恭惟

壽安皇太后　陛下安貞應地柔順承乾多男應帶

鞠之祈弄孫遂含飴之願慶源流衍曆數攸歸保

翼功多代邸入承夫漢統尊崇禮備太任思媚於

周姜擇賢而配

妙正長秋之位受福於其王母仰怡重慶之顏
鈞祚徽於室家襲休祥於㒚𥳑益光慈訓上嗣徽
音養以九州方那居乎長樂慶玆百順將久閱乎
太平妾等叨際明時欣瞻盛事伏願皇圖鞏固天
以清而地以寧國統綿延星重輝而海重潤
恭遇冊立
中宮禮成命婦賀
興國太后表
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輔妻夫人妾氏等玆者恭遇
冊立　中宮誠國家萬萬年之慶謹奉表稱賀者

妾氏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丕假有家
式重二南之化天作之合聿觀六禮之盛諴協神
人歡均中外恭惟
與國太后　陛下柔嘉維則淑慎自持相
獻帝於親藩心存儆戒逮　壽安於晚節躬盡孝誠
行協圖箴屢留苗裔盖　聖明紹統適文王嘉止
之期而長子維行將摯仲微音之繼簡求必慎冊
立惟賢總內理陰仰贊一人之治教相禋左餕下
端六寢之儀刑王教攸關人倫伊始男正外女正
內四方成大定之風乾資始坤資生萬物遂咸亨

厥才等[illegible] 下[illegible]盛典獲覩近禕翟之光者今

軒龍之朗潤伏願繩繩蟄蟄衍本支百世而無疆

穆穆皇皇歌景命萬年之有象

冊立

中宮禮成命婦賀表

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輔妻夫人姜氏等茲者恭遇

殿下茂膺冊寶正位中宮誠國家萬萬年之慶謹

奉箋稱賀者妾氏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兩儀並立坤道上配乎乾元一德相成國治內

資於家理有夏因塗山而衍慶成周緣渭涘以延

休盛典繼新輿情胥悅恭惟 皇后殿下秀鍾寓
甸系出虞宗懿質俔天窈窕甚宜於聖配柔儀應
地齊莊克嗣乎徽音諧協蘩蓄事開宗社爰受教
珪之聘入居椒寢走尊鍾鼓琴瑟發咏歌之至樂
禕褕鞠展備服御之多儀光輔中興聿脩內治禮
虔棗栗助孝養於 三宮種獻稑穜相精禋於
九廟於以奉神靈之統方將發濬哲之祥允稱母儀
用基王化妥等幸際光華之旦獲陪朝謁之班喜
忭惟深名言莫罄伏願鷄鳴有儆魚貫無尤吉兆
燕禖錫萬年之祚徽仁孚麟趾致四海之雍熙

恭遇加上

昭聖太后徽號禮成群臣賀表

某官某等茲遇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陛下　誕膺　尊號
典禮告成謹上表稱賀者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尊處慈闈安享九州之至養光新孝
理茂登一代之徽稱惟功並德以兼隆斯情與文
而具備臣民交慶夷夏同懽恭惟　昭聖康惠慈
壽皇太后陛下坤載含弘柔儀淑慎祥早儲于沙
麓瑞丕應於軒星作配　孝皇克贊成於至治誕

生　武廟益保艾於重熙國勢岌岌乎危疑人心翕
然安定擁佑
明聖纘紹洪圖綏福祉於九重若儀刑于四海時期
雍睦化藉轉旋雖徽譽之已尊顧淵衷之猶歉昔
漢文入繼聿承長樂之懽而宋孝嗣興載展壽慈
之號匪唯彰統緒之重式以申崇戴之忱寶冊騰
輝褕褕增耀蓋承顏順志固一心愛敬之莫加肆
播美揚休豈數字形容之可盡春回禁籞風動寰
區實前代之希聞亦我　朝所僅見臣等久欽懿
範幸覩曠儀伏願社稷奠安修鴻名於有永本支

亦照如上

王大妃徽號禮成命婦賀箋

某宮夫人妾某氏等茲者恭遇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 誕膺 尊號大

禮告成謹上表稱賀者妾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宗社奠安中外乂欽夫功德名稱崇重儀章熏備於

情文 聖孝益隆群心胥慶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聰明貞靜誠一端莊善

行內脩夙祇承於　孝廟徽音蔵嗣誕佑啓於

武宗擁翊　今皇纘紹　正統定危疑於呼吸絕奸

宄之覬覦文毋與周丕顯思齊之詠明德祚漢葢

敎好儉之風歡欣交洽於宮闈崇顯載陳於典冊

應元加於天聖而四方多事明慈上於淳熈而一

隅偏安逖如徽號極域中之尊惟此至仁爲天下

之母　盛德光於竹帛大義重於彝倫豈惟勉古

而紲今抑且得名而得壽爰等目覩鉅美躬際昌

辰伏願慈極春回安享九重之孝養嘉祁天錫永

延萬代之鴻圖

恭遇加上

章聖太后徽號禮成命婦賀表

某國夫人妾某氏等茲者恭遇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誕膺　尊號典禮告成謹

上表稱賀者妾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德懋慈闈議擬莫殫於懿範治隆聖孝顯揚務極

於徽稱重念　本生父膺至養載舉非常之禮益

崇莫大之名喜溢六宮光騰四表恭惟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道協坤儀性全天稟動

必體珩璜之節君惟循圖史之規基業興周允匹

休於太姒謳謌載叒實兆瑞於塗山儉每存乎練
裳惠嘗逮於樛木持心仁厚已形麟趾之風韵已
恭勤夙著鷄鳴之戒陰功允積慶澤弘延眷
上聖之誕生爲　世興之令主仁施海宇孝奉宗祧
佩至訓以難忘報深恩而罔極粢稽故實率籲群
情爰獻吉于良辰肆致隆於縟典黄金鏤字煥寶
冊之增輝翠翟繙雲儼褘褕之動色沸韶音於大
內趨法駕於禁中藹氣並和禮容咸備盖昭代之
所創見亦前史之所未聞妾某氏仰覩鴻儀欣逢
景運望雲霄而致祝效葵藿以傾心伏願坐祚永

安慈齡綿茂龍樓日曉時聞視膳之勤鳳閣春生

早遂含飴之樂

兩宮尊號禮成群臣賀表

某官某等恭遇 兩宮尊號禮成謹奉表稱賀者

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人撫運

九疇式叙夫彝倫至孝因心四海儀刑於德教禮

惟從厚文必稱情蓋事冠於古今宜歡騰於中外

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一德昭升應五百年

之曆數群心推戴為德萬世之君師秉離照以繼

明睿乾剛而獨斷惟皇作極斂五福而錫厥庶民
率下以仁由一家而推之萬國大義特隆於正統
至情無盡於本生奉寶冊以揚鴻伏璇宮而展慶
更遺定策未忘擁護之功委社儲休每念劬勞之
德蓋致養殫萬方之富猶未慰滿於聖心而物崇
範九牧之金將以闡揚其休烈德先睦族蕩蕩乎
堯大難名志在順親兢業焉舜憂方解嗣三朝之
徽音於往昔成二南之美化於斯今臣等忝立清
朝幸遭華旦喜實深於燕抃心尤切於葵傾伏願
祝慈多男衍百斯之慶澤類祖錫祚享萬有之休

代豐城侯李旻作謝恩表（正德戊）

豐城侯臣李旻伏蒙

聖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非功不侯國家之彝典必嫡而立今古之大倫事或出於非常恩尤難於為報伏念臣生自將門而序則為庶長於聖世而身未發軍誼有他腸惟安素分盖才如飛將猶恨不逢漢祖之時即相若亞夫敢覬必為絳侯之後蜀適第年齡[illegible]不永而本宗徹系之無傳顧惟曾祖

之始侯本自
文皇之靖難龍鱗鳳翼之幸遂於攀援海誓山盟又
許及於苗裔茲屢慶流之中絕乃援功載以上陳
荷仰
聖慈恪守劑衡之信歷稽廟籍具知推轂之勤邑疇
不改於初封祿食尚仍其故欲承云復始但懼逾
涯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睿知有臨英明無對講武於恬嬉之際或
軾怒蛙論功於開創之初猶思故樹是以如綫之
緒得援若礪之恩臣敢不佩服誥詞踐脩世業勋

謀効力庶能策閫外之勲惟孝惟忠必不貽隴西之恥顧消涘之奚補亦犬馬之微誠伏願聖壽延長萬歲恊嵩呼之祝皇圖鞏固百男衍磐石之宗

代安鄉侯臣張坤謝恩表

伏蒙

聖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伏以開國承家龍虎慶風雲之會論功延賞山河重帶礪之盟知報稱之為難媿省循而益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聖德日新皇步帝趨政令動遵

乎舊典文經武緯甄收罔間於微材念

高皇創起中都而先臣已委身於帳下及　文廟入平内難而先臣又效力於兵間階尺籍以進操分閫之權錫躬圭而卒受通侯之贈給券許傳於永世賜符屢荷於

先朝故臣雖童稚之年得位列公侯之次勞非汗馬媿甚績貂誓惟遠慕乎詩書禮樂之風脫去乎紈綺膏粱之習臣忠子孝後先克紹乎家聲師律兵謀緩急不孤於器使於以荅乾坤之覆載敢云助海嶽之涓塵伏願建用禹疇歛福率歸於有極上

踰周歷咸休可至於無窮

代慶雲侯周英謝恩表

慶雲侯臣周英伏蒙

聖恩念臣世忝戚畹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任姒相承錫胤衍萬年之祚勳華在御覃恩先九族之親懷感惟深名言莫罄伏念臣質本駑庸生而優逸享美飯溫衣之奉亦知過分而憂慚無攀旗斬將之能詎敢覓封於談笑第以蘿蔦仰攀於長樂葭莩不棄於皇朝越在先臣久叨上爵爲申伯而營謝邑預期奕世之

功以彰祖而食南皮幸纉宗門之緒循惸根傷於
再賚極知錫過於百朋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性亶聰明孝隆繼述尊居五位不忘燕翼
之謀養極　兩宮輙慕含飴之愛旁推於戚畹
得竊比於勲臣不緣汗馬之勞永假傳龜之寵念
惟讓退巽獲保全必遠希陰識之賢庶免蹈崔駰
之戒伏願緝熙純嘏享聖壽於無疆保合太和迓
天休於滋至

代興安伯徐良謝恩表

興安伯臣徐良伏蒙

聖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伯爵臣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漢重軍功守初盟而不替
周行仁政繼絕世於無窮稽故典以皆然荷隆恩
之親被伏念臣材能謭薄齒髮衰遲閥閱相承雖
世將古云有種于戈弗用而封侯今實無階衛青
絕望於顯融宋藥甘心於洴澼顧繼別之宗旣殄
厥世而始封之祖難泯微勞禮制甚明子必在於
立長譜圖具在弟不可以先兄敢饒讓以爲名乃
陳情而上請師言旣定出幽亟遂於觀光錫命載
頒受服猶嫌於以訟叨榮莫比懷感尤深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乾元廣覆離照旁通撫髀求材思得如虎
之勇論功延賞深知汗馬之勞謂
高廟開基而
列祖屢經大戰及
文皇靖難而
列祖首預密謀食封既聽其疇庸世宥
復申於剖券春無私澤欣木蘖之敷榮海有餘波
導江沱而潆潤遂令末品得次通侯貂蟬豈出於
兜鍪雀鼠徒糜於倉廩臣敢不策駑礪鈍逮膂力
之未衰趨事赴功庶寵榮之少答丹心自誓白首
為期伏願帝德誕敷干羽效兩階之舞皇圖鞏固

本支延百世之休

代襲清平伯吳傑謝恩表

清平伯臣吳傑伏蒙

聖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大人世及以為禮彝典攸存

明君內恕而隆名恩施弗替顧惟孱弱何以堪承伏念臣身不勝衣未兌襁而超乘年幾弱冠亦思脩跡以圖勞重惟先世之興實在

文帝之始佐平內難既嘗推奉鄴之誠從討北胡又

屢獻芹陳之勇迨
仁宣之繼體錫誥券以酬功祿食千鍾爵傳三代當
聖哲握符之日正庸愚拜璧之初童子何知輒瀝請
封之懇　皇慈有眷曲推成物之仁俾就學以待
年且䘏私而與衆頃已再更於歲籥猶慚未讀於
文書竊覬誤恩復煩廣聽乃荷乾坤之大造俯憐
蟣蝨之微生功載是稽具得攀龍之狀邑疇仍舊
弼諭刑馬之盟何以仰酬徒深感激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度海涵賞必世延卽虞帝好
生之德善不爾掩軫商宗圖舊之懷故以匹夫之

微叨居五列之貴冊書鐵券纂武先緒之傳玉帶

蟬冠甚矣寵榮之被臣敢不韜鈐是習夙夜惟勤

貌不踰中或壯猷之可勉心知報上庶乳口之逃

譏伏願四海無虞弓矢干戈之永戢一人有慶

祿依名壽之咸歸

代涇陽伯神英謝恩表

涇陽伯臣神英伏蒙

聖恩念臣久塵任使曾效微勞俯狥下情特賜封爵

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爵沿周制

伯實亞於公侯封剖漢符國欲及於苗裔恩深莫

報感極難言伏念臣材本駑庸敢謂蕪資於智勇
官叨將領固當陳力於馳驅始戍西陲末臨北鎮
大小幾百餘戰前後歷五十春效死而報國家
常輕身以先士卒裹瘡飲血勞不憚於星霜指馘
擒俘勳歷策於行陣歲時雖久功次具存六級少
差賞未行於魏尚一章自訟邑竟畀於陳湯惟
帝德之好生故功疑而從重衣冠掛神武之門已甘
休退帶礪申冊書之誓復荷寵榮詢謀必取於僉
同激勸無煩於詔諭振轂而示可用幸嬰鑠之未
衰藏務以待有功識笑嚬之不苟茲蓋伏遇

下缺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六

奏疏類

考察自陳疏 正德四年三月時為禮部右侍郎

臣由進士入翰林改春坊叨歷洊從幾二十年恭遇

皇上嗣登大寳以從龍恩例擢貳[illegible]寺仍侍講筵尋復進陞今職自受命以來蚤夜策勵以圖報稱而才識駑下無補毫釐顧犬馬之私猶切戀

主未能遽自引退尸素之責誠所難逃近該吏部奏

請考察庶官其品秩稍崇者特容自劾是蓋

皇上軫念股肱優加體貌天地涵育之恩可謂至矣

臣竊惟

皇上簡用賢才更新庶政凡百執事務欲得人而況臺省之長職任尤重如臣之不肖自度無以少副九重圖治之心豈可久玷清班以防賢路哉伏望聖慈容令休致臣幸得免於咎譴退處山林修懸車之榮而安農圃之業日與田夫野老沐浴膏澤而詠歌太平實

皇上保全終始之深恩也臣無任懇切之至

脩實德以謹天戒疏

司禮監太監高永傳奉

旨京師地震朕心驚惕爾文武百官同加脩省致齋三日祭告　天地　宗廟社稷山川禮部知道

臣等伏讀明詔仰見

陛下畏天省已不敢寧居是即帝舜洚水儆予周宣遇災而懼之意也然必常存警惕之心克盡脩省之實而後可以感動　天地轉災為祥若行於上者不過辦香束帛以隆祭告之虛文行於下者不過黑帶布袍以應因循之故事三日之後一祭之餘君臣上下弛然自肆如是而欲求消復之効臣

等知其必不能也夫同加脩省臣下誠當戰兢惕
勵以仰體
陛下之心而脩省之本則又在於 陛下盖 陛下
爲
天之子爲天下民物之主天地之位萬物之育皆繫
於 陛下之一心心有敬肆而安危治亂恒必由
之天心之仁愛
陛下蓋欲其長治久安而恐恐至於危亂也故變異
之來實所以警告 陛下非有不能忘者今茲以
震之變其[illegible][illegible]陛微矣亂不息而又發於

宸極所臨之地

陛下可不增脩實德以仰體上天警告之心乎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聦明允

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

乎不在為人君者蓋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知警而

至於變異之作則又深自戒懼不敢戲豫而馳驅

此古之帝王所以克謹天戒而欲保治安於長久

也臣等仰窺聖心之警惕固知所以敬天矣伏願

陛下持守此心始終不息以盡敬之之實昧爽臨朝

脩舉聖政必欲體天行之健者此敬也數御經筵緝熙聖學必欲同天德之純者此敬也安居法宮頤養聖體必欲祈天命之永者此敬也持衡之勢此重彼輕戲豫馳驅自不暇及由是陽德日亨而群陰消鑠災亂漸息而治安可圖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忠愛願望之至

辭免禮部尚書疏 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升禮部左侍郎

竊以文昌之司上切台斗秩宗之職燕治神人其官既尊其責亦重必年德耆俊始足以饜服衆心才識通明始足以經理庶務矧當

皇上更新化理脩舉舊章建明尤在於得人選任豈
容於代匱顧臣才疎識寡資淺望輕乃沐殊恩遂
居此位非惟超躐賢豪不免積薪之誚抑恐難勝
重任將有棟橈之虞孰自揣量分宜辭避再念臣
草茅下士僻遠孤蹤遭遇聖明多竊榮寵方龍潛
之日已勸講於青宮及虎變之初俾執經於翠幄
雖佐理職司之事猶叨隨禁從之班皆邁常流殊
無寸補幸屢逭濫竽之責敢復萌曳履之圖非與
再推實出望外惟滿盈之是懼甚跼蹐而不安仰
惟

皇上甄陶萬類每垂矜察之仁體念群臣曲盡保全
之道伏望收回成命別授賢能俯狥愚衷使仍舊
職庶幾下免僨踰之議上無濫予之嫌

乞禁約狼兵私收俘獲人口時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源撫
州東鄉等處盜賊竊發其地皆與臣本府相隣臣
聞各賊流刼鄉村尤惡大姓寡母孌婦多受姦汚
驕子愛女多被虜掠怒髮為之衝冠悲感至於流
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調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

至南京貿易貨物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師律益以不振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才誤蒙簡擢經武遏亂與聞攻機蓋四郊多壘之辱固有不遑存處者況同室纓冠之救又忍不以為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廣西副總兵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家但臣弟兌寄有家書不曾開馮以理度之臣弟亦知非義決不肯留弟恐勇方領兵征剿隣境流賊望其驅逐鄉閭賴其保障窮鄉寒士利害在前一時思慮未周亦

或隱忍容受臣自得此信寢食不寧竊惟軍中所
得幼小男女係俘獲賊屬法當收養聽取若是被
虜良家法當招認給領豈可以之充人事而結私
交也抑臣料勇雖武臣亦知事體決不為此以陷
罪愆或是調來狼兵擄賣既多恐其不便却乃假
勇名目送至臣家一則欲臣感其私惠而默不復
言一則卒臣中其陰計而噤不敢言顧臣受國厚
恩方圖報稱尅己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呴沫之小
利而誤軍戎之大計避矯激之小嫌而昧取與之
大義則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

[illegible]以流賊

上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若前
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縣差人轉
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行遣臣又慮狼
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山寨猶未回還或仍
前虜掠販賣為害未已則軍法不肅盜賊難平一
方之民何時可安　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
聖明特勅兵部將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功科
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庶幾師律嚴明人心警
畏群盜可以早滅民生可以早安

辭免

恩命奏

臣自正德九年五月放歸田里今已八年杜門謝事每懷靜觀世變之憂焚香祝天常有早生聖人之願幸而禍亂未甚曆數有歸欽惟

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　中興之運剛健中正體乾元之不息聰明睿智　臨照之無私渙發綸音鼎新庶務大奸盡逐宿蠹除數天之下環海之[illegible]九有血氣得於聽聞莫不呼忭舞蹈以為堯[illegible]生太平之見而臣[illegible][illegible]沾被餘休從此[illegible]

夫暑箑寒簷之樂豈復有昔年憂讒懼禍之心璽
六月二十六日勅使臨門欽蒙召用賜之馳驛戒
以毋或稽遲臣俯伏受命且感且慚自度才識駑
下學術粗踈豈足以當新朝之寵命副圖任之隆
音分宜辭避庶免譏評然而夙夜熟思心口相語
聖作則物覩君令而臣恭在易有龍飛之象則皆
欲利見聖人在詩有鳳鳴之歌則皆將思媚
天子故古之聖臣如伊尹者猶以覩見堯舜為榮而
況踈遠孤蹤自分永棄一旦得遭盛世特被簡知
真千載之奇逢三生之大幸而可遲回顧慮以辭

讓為事矛於是冐昧治裝迤邐就道庶幾早赴闕
廷得瞻天日之表勉竭駑鈍少攄芹曝之誠延日
行至中途再三籌慮切惟
聖明御極賢俊滿朝善治之化已更嘉靖之休可致
雖遺簪墜履苟
陛下不棄於舊用之臣而乘鴈雙鳧在臣愚何補於
維新之政若忘分亟進醜類苟得必至掇覆餗之
患貽伴食之譏上累知人之明下為斯文之玷伏
望 聖慈俯察愚衷追寢前命容臣照舊致仕臣
優游林壑洗滌筆硯尚當歌頌 聖德以播之萬方

紬録聖政以傳之萬代是亦天地覆載之洪恩雨
露涵濡之餘澤也

辭免陞職奏

准吏部咨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該本部欽
奉
勑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費宏加少
保着照舊與楊廷和辦事如勑奉行欽此移咨到
臣欽遵施行臣奉命自天措躬無地切念臣之才
識實為駑鈍臣之學術實為迂踈粤在 先朝待
罪館閣雖職專勸講而愧未能奏啓沃之功雖志

在臣時而恨未能殫權奸之變奉身以退乃分之
宜蔡遇
聖明復蒙召用延數月而未至稽遲之罪已不可言
屢再使以傳宣眷念之恩愈加崇重況控辭未奉
於
俞旨而慰諭屢見於溫綸一則曰輔佐
先帝屢效忠謀二則曰日侍講讀備著忠勤一則曰
尋以直道見忤權奸二則曰遭讒去官輿論稱重
蓋雖一字之褒榮逾華袞重以十行之詔炳若日
星不圖擯棄之餘有此殊常之寵懷感甚切報稱
爲難夫犬馬微賤猶有啣結之誠風雲感會孰無

攀附之願況

陛下之中興眞所謂千年一聖而孤臣之再入亦可謂千載一時時不易逢聖皆快覩備假肰於聖代論襪線固都無一縷之長孛遭遇於淸時在鉛刀亦思效一割之用茲蒙委任仍與事樞豈敢渉僞而屢辭但合竭誠以圖報惟忠惟直自誓不移蓋

陛下之用臣以此而臣之事

陛下又安忍背恩而自棄耶第新進官階臣雖輙受誠以官階之進必有所爲或以年勞旣久例合叙遷或以績用有成禮宜趍擢一階半級激勵所關資淺才微豈應輙

得仰惟嗣極之始詔告萬方無功而陞職者不得茍容冒名而冗食者悉在查革正欲節財用以蘇四海慎爵賞以勵庶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所貴守之不易行之不疑令焉必從言焉必踐然後綱紀大定治安可圖如臣者起自山林始還位著於新政未有涓塵之功於當官未效絲粟之勞而乃誤寵荐頒崇階遽進心實自愧人其謂何爰敢披瀝衷懇仰干 皇慈伏望俯聽臣言收回恩命容臣以舊官在閣辦事庶幾不逾涯分可免譏評即同不次之遷布戴曲成之賜

辭免

恩賞奏

該監察御史劉源清奏稱宸濠之變臣騰書檄

移諭以忠義勸其死守兵部覆議謂宜褒奬賞賚

節奏欽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臣竊惟國家

養士正欲得其力於緩急之秋臣子事君自當用

其情於危疑之際此古今之大義亦職分之當為

逆濠之叛臣適家居愧不能荷戈以從王師毀家

以紓國難雖騰書之勤懇亦徒抱於空言而臺臣

曲賜齒牙該部遂為覆奏乃荷不貲之賞實增過

分之懲况當時内閣輔臣如楊某蔣某毛某先事折奸欲潛消其禍變富裁畫兼文多效於忠謀乃避遠嫌疑力辭賞典而臣則何功之有輒冒殊恩心實不安義難苟受伏乞　聖慈容臣辭免庶朝廷無僭賞之議愚臣免冒寵之譏

重請

誥封奏

臣以弘治十八年七月由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當年遇家兩宮尊號恩詔給賜四品誥命至正德四年歷陞禮

部左侍郎過蒙　恩旨給賜三品誥命正德五年
陞禮部尚書過蒙　兩宮徽號恩詔給賜二品誥
命上自祖考下及妻室叨荷寵命存殁有光臣屢
承華衮之褒媿乏圖犬馬之報然而才不逮志諧非
適時後至正德九年四月終有旨傳出令臣回話
容臣致仕其時促迫就道倉卒束裝雖誥軸所當
珍藏亦不及留意收拾至五月十七日三更時分
行至臨清戴家灣地方臣已睡熟船中火發莫測
其端臣與妻惊惶避災幸免焚溺衣囊家具悉為
煨燼前項誥軸亦皆燒毀殘缺臣不能戒慎之罪

固不可逃但臣之歸也說者謂由於沮止逆濠護
衛之請觸忤錢寧以及於禍而舟中回祿之變濠
實爲之則其情亦可憫矣茲幸天日復明
聖皇嗣統臣首被簡召再立清朝近荷覃恩之詔上
及三世秩供一品天地之德下洽於重泉日月之
光委照於遐壤臣雖殞首捐軀惟未能報稱於萬
一也前此既毀之軸屢欲陳乞重賜而深恐不免
於得隴望蜀之譏但龍鳳之章方將誇示姻族以
爲鄉黨綸綍之訓方將傳及孫曾以爲家寶一旦
毀壞心實痛之伏望聖慈察其致毀之所由來憐

其重請之非得已勑下該部再給憑付之軸重寫
前日之詞所有毀壞舊軸容臣送進內府年終燒
毀則先臣雖在九泉使其有靈猶當感至仁而圖
報况愚臣方備驅策敢昧於覆載生成之大造耶

辭廕奏 嘉靖元年三月十[illegible]上

伏蒙
陛下念定策迎立之功有推恩延賞之典而濫及於
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臣聞命慚悚罔知
攸措切惟賞以酬功必有功而後賞若功無可錄
而賞亦濫加則 朝廷之賜予不足以爲勸而臣

子之叨冒適足以取譏俯惟

陛下以天縱非常之聖承天序當嗣之統當特內閣輔臣如楊■蔣■毛■定大策於事變危疑之際安社稷於姦臣跋扈之秋　陛下念其功勞厚其爵賞可也顧臣時方謝事政不與謀初無翊運之功敢叨延世之賞況臣自廢處田里值逆濠陰蓄異圖內倚權姦肆行毒虐臣恐禍亂之及朝夕自危而世道更新

明御極龍飛虎變坤轉乾旋始無性命之憂得見之盛而乃首蒙召用再立清朝風雲之會方

仁恩於遭逢天地之恩實難圖於報稱每虞涼德

之誚豈意誤寵之加心甚不安義當辭避伏望

聖慈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庶慶賞之典不至於濫及

而愚臣之分亦得以苟安

再辭廕奏

延該臣具疏辭免廕予世襲之恩伏奉

聖旨卿先朝舊臣德望素重先在內閣之日抗言

守正悉心匡弼權姦中傷遜避而去逆濠之變移

書起兵忠義顯著召還原任隨事啓沃備竭誠悃

朕心嘉悅特加廕錄以荅舊功宜勉承恩命用副

朕倚毗至意所辭不允欽此臣伏念昔備台鼎愧
之才猷早合退休自分永棄幸遭
聖主垂與事樞自惟再實之木或至於傷根過飽之
兒不免於致病安敢復萌非分之望以重不職之
愆頃聞勅旨之頒莫測推恩之故省躬無措對衆
自慚俯瀝愚誠欲懇辭於新命仰承褒慰乃追念
於舊功夫推姦之亂政也臣雖志存匡輔而實未
能盡補袞之忠逆濠之犯順也臣雖奮欲隕軀而
實未得與荷戈之列哲濫蒙武廕延及雲仍圖
識所不容豈儒生之承[illegible]蓋

陛下優待股肱恩禮每從於厚而臣下保全名檢辭
受當審其宜故雖有協謀定策之功猶不敢輕受
侈爵析圭之命況實無廓清撥亂之績焉可以冒
膺傳龜襲紫之榮乎伏望 聖慈矜臣之愚即賜
俞允毋致煩瑣之章屢瀆天聽庶幾僭賞之典不
累 聖明臣之感幸況甚於恩命之承也奉
聖旨卿先年輔政當權姦壞法之時同寅協恭隨事
匡弼近古社稷之臣遭讒去任後遇逆濠之變抗
言倡義奮欲捐軀忠謀直節朕所簡知加以膺錄
實不爲過而乃再疏辭免不允所請務勉受膺以

表朕懷該部知道

三辭廕奏

伏蒙

陛下以定策迎立之功推恩內閣而濫及於臣亦廕

其子天地之德務從於寬大雨露之澤似欲其均

霑　陛下之所以待臣如此其厚使功有可録義

不必辭臣敢不仰體德意以為榮幸而乃故違恩

命以為名高第臣初無絲粟之勞遽冒世官之賞

揆之於義而實為未當槩之於心而實有不安是

以其號而辭備陳情悃願未蒙於俞允及屢瀆於

褒嘉熟自省循倍增慚悚竊惟錦衣衛處禁旅之
先指揮使為武階之首得之不易授之不輕或一
人身經百戰由少至老而樹立奇功或一家更歷
百年由祖至孫而積累勞閥乃能至於此職詎可
畀之無功臣叨居輔導之官與有表儀之責若辭
受有乖於大義則譏評難免於人言故晉之錫馬
任
陛下雖以晝日三接為恩而訟之受服在愚臣且以
終朝三褫為慮惟誤寵之難荷故祈請之益堅言
蓋由衷情非問迂狀望俯垂照察即賜矜從臣心

既安自可勉其職業以攄報國之忠臣子雖愚猶
可教之詩書以備賢科之選　陛下之為賜大矣
聖旨朕以報功宜厚屢有成命欲卿勉受以紓朕懷
而乃累疏懇辭朕不能强特允辭廕揮使全卿廉
讓之節還廕世襲正千户可不必固辭仍寫勑褒
諭賜宴禮部用表朕眷注至懷卿宜益竭忠誠賛
成維新之治該部知道

辭免文武錄廕及
賜宴進階疏

先該臣疏辭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之廕并家俞名

欽該奉

聖旨還蔭世襲正千户仍寫勑褒諭賜宴禮部用表

眷注至懷又為乞允輿情議處　恩蔭事該兵部

題節奉　聖旨蔭一子七品文職世世承襲仍進

一階便着各衙門擬授職銜來看欽此臣伏讀綸

音仰窺聖德恩嘗從厚意在勸忠眷注之情不足

故武蔭之辭未盡而又欲秩加於舊然而寵過難

勝感深益懼不容不以情悃再為

陛下陳之蓋　朝廷之官賞當視其功臣子之辭受

當揆於義功不當賞而賞則無以激勵乎人心義

不當受而受則難以苟逃乎公論今日之事臣於定策迎立實無毫髮之功而亦隨衆受賞豈有可受之義哉夫冒無功之賞而昧辭受之義以致激勸之典由此而僭濫臺諫之議由此而沸騰是臣愚之所以事

陛下固未得為忠而　陛下之寵臣亦豈所以保全而愛惜之耶況臺諫之疏以為大學士楊廷和等無與於定策不可以言功固於事情未審於論未平若以論臣則其言皆當蓋知臣實無功而不當賞　陛下宜慎重恩典不輕於賜予也所有前項

賜宴進階及文武録廕臣次辭強受至於褒諭之
勅亦非臣所敢當伏望
陛下俯鑒愚衷亟寢前命庶臣之心迹稍白不蹈危
機　陛下之為賜大矣

賜綵幣玉帶謝
恩奏

今日早伏蒙
皇上遣司禮官頒賜臣綵裝大紅蟒龍紵絲紗羅白
玉束帶伏念臣退處山林召還禁闥甫經旬日未
效涓埃乃蒙眷遇之隆遝有便蕃之賜衣頒玄纁

與獸錦以爭鮮帶瑑琳琅覺虹光之上達臣省躬
芾黼揣分奚堪服以拜恩華于衣之安吉勉焉圖
報庶衆職之少裨

乞休奏

臣自正德甲戌廢棄歸田已歷八載恭遇
皇上入紹大統過聽人言發除復入內閣照舊辦事
臣感激天地之恩夙夜黽勉思效涓埃之報但自
幼多病形氣早衰舊冬以來加以脇脈痞悶攢痛
無時飲食少進肌體消瘦自覺不能供職惟當退
處田野庶不誤國妨賢伏望

皇上察臣懇悃容臣休致俾得苟延殘喘則自今以

至於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賜也

乞休第二疏

臣自揣衰病不職昨者具奏乞休欽奉

聖旨卿內閣元臣忠誠端亮朕所倚託至重豈因泛

言欲乞休致可即出安心供職勿負朕意吏部知

道伏念臣材質駑下學識疎庸遭際

聖君特蒙召用與參機政誤叨簡知事有所疑則手

降綸音而欲訂其可否勞無足取乃面承天語而

輒獎其忠勤茲者復荷華衮勉留供職豈忍固爲

辭避上負聖心但臣器本柸盂而所受已踰於滔阯用宜棟桷而其材豈中夫棟梁畏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臣自揣分量而不可不去者一也況地居禁近位躐豪英過被寵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娟嫉必妨賢路如蘭當戶而必見於鋤芟若力為爭勝之謀豈得為盛德之事此臣審察事機而不可不去者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可嗌挾私讐者既含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者亦聞風而涉於同軰則是由臣貪戀以致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惜國體而不可不去者三也臣用

是再瀝愚衷仰祈天鑒伏乞特賜俞音容臣早歸
臣得優游林泉吟弄風月辟張良之穀假仙術以
引年齡賁疏傅之金修
上恩而光族里則臣之榮幸多矣
又乞休疏
臣才識粗淺學問荒疎謬蒙召用勉強效列上無
補於
聖德下無益於生民內自循省實多愧赧然且隱忍
而未即去者實以
陛下之恩天高地厚欲圖萬一之報也況臣嘗奉勅

纂脩
皇考恭穆獻皇帝實録設若不終其事委之而去何
以仰副 陛下純孝之心亦豈臣子事君之道哉
今實録完矣可以去矣且臣蒲柳之質多病早衰
肌體羸弱惴惴焉曠職廢事誤國妨賢焉是懼熟
自揣量惟決於一去乃臣之分之宜伏乞
陛下之所賜也

辭免加俸陞級奏

該吏部節該欽奉 手勅内開
恭穆獻皇帝實録纂修已完朕念他每勤勞總裁官

贊宏着支正一品俸改兼華盖殿大學士少師兼
太子太師尚書仍舊欽此欽遵謄黄賫捧到臣仰
承恩命感懼交并錫予過優實難負荷敢瀝誠懇
上瀆天聰盖百官之禄莫厚於正一而惟功之懋
者所宜饗殿學之銜莫榮於華盖而惟學之優者
所可兼顧臣伴食台司功無可録濫竽史職學不
足稱厚禄榮銜豈宜輙受受之則於心有愧辭之
則於分為宜昨者伏聞 聖諭以爲實録加恩
累朝故事豈可因
皇考已之是盖推尊親之孝廣逮下之仁故雖一髮

之勞亦軫九重之念臣自揣見聞孤陋無由備悉
夫丕顯之謨才識疎庸未能發揚夫至純之德方
養罪譴深自憂惶況左言右動多得諸藩邸之舊
人而方矩圓規上賴於聖心之裁定反覆循省臣
有何勞君徒冒寵而貪榮是為薄功而厚饗況臣
曩從擯斥自分沉淪遭際
聖明首蒙召用孤卿秘殿再進華階玉帶蟒衣三叨
渥賜至於讒言交毀又特荷於保全罪戾最多每
曲蒙於涵貸恩同父母德並乾坤蓋雖糜軀畢命
未足以稱塞乎至仁即使因事効勞亦安敢輙希

大厚報此臣所以懇辭
恩命而不敢輕受之悃誠也伏望　特賜諭音收回
新命容臣以舊俸舊銜供職庶　朝廷之恩典不
為濫予而臣愚之心迹可以少安
乞休奏
臣自正德甲戌廢棄家居辛巳之夏恭遇
皇上龍飛首蒙召用勉供厥職者五年于茲矣大禮
既成信史旣纂　廟制旣定　皇上尊親之孝至
備至隆臣周旋其間與覩盛典無所贊助深愧上
孤眷注之恩乃荷大度優容不加譴責今年三月

以來屢出宸章付臣編集文華聽講之餘既受渥
賜平臺召見之日復荷褒嘉盖右文之主近代所
無而遭際之奇實出於望外也然臣之私心則恐
吟咏頻數聖慮過勞節托散本官轉告司禮監官
欲爲上達天聰保愛聖體以錫福於天下延休於
萬世豈敢徼一時之寵而爲一身勢利之計耶今
忌臣者乃以此爲臣之罪欲加陷害從而媒孽其
短仰恃
聖明必能洞察臣豈敢深辯以上煩 聖聽但物忌
太盈分當知足臣荷寵過厚盛滿難居惟烜於衷

去庶可免於罪戾況臣賦質素弱有病交侵近日
脇膈痞滿飲食減少精神疲困心志灰頹當
皇上勵精圖治之時臣衰羸若此豈能仰贊廟謨裨
益政化若不早去爲罪愈重伏乞
皇上憐臣之力實不能強察臣之心非敢負恩容臣
致事退處田野得遂閒適調理殘軀則自今以至
未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賜也

因災自劾奏

近該禮部題稱四方災異非常人妖物孽有自古

所未見者聖心惕然諭令百官同加修省是即古
帝王克謹天戒側身修行之心也臣自召用以來六
年於茲仰惟
皇上以聰明天縱之資而又加以遜敏日新之學一
政一令必參稽其可否一言一動必求合乎準繩
郊禋薦享齋祓一心對越神明周旋中禮可謂極
其敬矣上法
祖訓慎守舊章崇奉　兩宮勤求意悃可謂極其孝
矣軫念窮民屢加賑貸矜恤刑獄不忍輕殺一人
可謂極其仁矣早朝宴罷躬親庶政萬幾之暇又

輙留意詞翰未嘗厭倦可謂極其勤矣用舍予奪
斷自宸衷人之情偽莫能逃於洞察可謂極其剛
且明矣凡盛德至善自古人君不能具有者
皇上皆兼而有之是宜和氣充周休徵畢應立致太
平之盛而猶有人妖物孽如四方之所奏聞者果
何故耶實以臣等大小臣工未能仰體　聖心勉
修職業上之德意或壅遏而不能下流下之民情
或蔽抑而無由上達是以愁怨之氣上干天和災
變之來致煩聖聽　皇上顧乃過爲謙抑引咎自
歸臣等之心豈能自安而其罪固不可逃矣如臣

又以非才誤蒙寵任叨居百僚之首譽處賢豪之上望不足以服衆道不足以匡時

皇上之於論學甚專也而臣無沃心訓志之益

皇上之於圖治甚銳也而臣無興滯補弊之能雖意在調和庶幾濟事而人將責備難免譏評每負愧而懷憂恐妨賢而病國蓋群臣之中惟臣官最尊不職最甚而致災之罪臣尤不得而辭也伏望

皇上寬臣誅譴容臣罷歸別任老成付以政柄則轉移之間大有妙用自能消弭災變和同天人上以慰

皇上之心下可答天下之望

又自劾奏

臣揣分量材處非其據兼以素多疾病志倦力疲益懷欲去之心久矣近嘗因災自劾乃荷溫旨慰留高厚之恩感深刻骨即隕首捐軀無以為報此臣所以輙復覥顔就列而未敢汲汲以去為請也茲者

皇上渙發德音諭令百官同加修省而又自謂心有未純德有未一上無以格於高穹下無以寧夫兆庶惕然儆畏引咎自歸臣仰見

皇上體道謙沖克謹天戒即禹湯罪己之意然而

皇上敬天勤民勵精圖治一心既正宜諸福之畢集五事既修宜休徵之協應乃今災變稠疊實由臣下不職有以致之而臣官階最高責任最重致災之罪尤不可逭蓋古者三公論道以爕理陰陽三孤弘化以寅亮天地若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不能以無責臣所居則三孤之官也所修則寅亮之職也覩四方之所奏報非天反時而為變則地反物而為妖是臣於寅亮之職不修孤卿之官有愧循名責實安可復居是位以上負倚毘之至意乞賜 聖慈憫惻許臣自新然如臣之不職無補政

化若又苟貪祿位久在班行恐民怨日以益深而
天災遘難消復何以副
皇上求治之誠何以答蒼生願治之望伏乞矜臣之
愚不加誅譴早賜俞旨容臣罷歸別任忠賢責以
輔導則必能盡竭亮之忠而無依違之罪由是災
異頓消禎祥日至臣退居田野躬課農桑霑雨暘
時若之休沐乾坤覆育之澤庶幾和康衢之謠而
幸見堯仁之遠被猶能效華封之祝而仰祈舜壽
於無疆也

聞

安奏

臣舊患頭風近復舉發血氣虛弱醫藥效遲連日

病卧尚未盥櫛伏聞

聖躬偶感風寒欲暫調理恨不能趨赴闕下以申問

安之敬竊伏枕席神魂飛越跼高蹐厚無地自容

仰惟天相　聖明即當康復但臣子之於

君父心切戀慕無時敢忘伏願順天地閉藏之候靜

以養之身心則務欲安閑而不可過於煩勞藥餌

則先宜和解而不可過於疎泄數日之後元氣既

復而邪氣自除誠天下臣民之幸也臣無任忠懇

懇悃之至奉

聖旨朕體平復正欲安養覧奏具見悃誠卿疾既痊可即出供職禮部知道

乞

恩給假調理奏　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形體清癯禀受孱弱加以少年多病氣血早衰外感内傷輙生疾患其狀難以枚舉近日以來則胸膈氣滞痞塞不通每至日西牽引作痛四肢拘倦行坐不安飲食减少肌肉消瘦臣年已近六十而多病如此心實憂之但以上受簡知叅居輔弼

恩深未報不忍遽去猶抱病以供職常褁藥以自
隨然而拘於寅入酉出之制不免於早作晝勤之
勞是以藥療罔功疝氣未復誠恐積日漸深所患
轉劇臣惟臣之於君即子之於父也旣病切膏肓
事關軀命安得不披露肝膽仰祈矜憐伏望
聖恩容臣在於私家靜坐一月或二十餘日得以屏
絕塵勞專心調理庶幾正氣充實痞塞自通若臣
病未劇而即瘳臣身已衰而復健皆
陛下曲成之賜而臣犬馬之報猶可勉圖於將來矣
奉

聖旨內閣機務繁重卿偶有微疾宜即出辦理以副
委任不必給假該部知道

又 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於本月十六日以病體羸弱覺難勉強具本乞
容調理至十八日臣同寮大學士石珤賈詠前來
相候云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着臣即出理辦事務不必給假臣伏枕聞之不
覺泣下顧臣何人仰荷
陛下眷注之勤至於如此雖抱病以奔趨捐糜以圖
報蓋亦其心而不容辭矣但數日以來病勢未退

撿方用藥診視日每數醫杜門靜坐糜粥不能多進是以心雖欲出而力不能支只得仍註門籍以俟少愈乃圖朝謁今日巳刻忽見內閣遣官前到臣家又傳　上意促臣早出臣聞命惶恐措身無地若臣無病而假托偃蹇以遂己私則其罪自不容誅矣緣顏色之憔悴形容之消瘦內閣所遣官得之親見臣自料非踰旬日決不能趨走殿陛以仰瞻清光也伏乞

聖恩矜憐容臣給假痊臣閒靜之中安心調理𥘵思舒泰病可早安深恩厚德臣固不能圖報於萬一

而圖報之誠則不敢不勉竭於將來也臣無任悃
愊拳切之至奉
聖旨卿前疏欲乞給假已有旨不允況內閣機務自
多如果有疾暫準調理少愈宜即出赴閣辦事以
副朕重託至意吏部知道
乞
恩休致奏　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臣於本月十五日疏陳衰病不職乞休致以養殘
軀欽奉
聖旨卿自召用以來忠誠體國勤勞茂著朕所倚任

豈可以疾為辭遽求休致宜即出供職所辭不允

欽■此捧誦溫綸過於褒惜感幸之極涕泣交流蓋雖竭糜隕之誠未足報生成之德但臣名位已極涯分已踰福過災生宜疾病之交作心疲力倦覺奔走之尤難重負迷途豈駑駘之力所能強長林豐草乃麋鹿之性所甚安況君子之去就貴於見幾而臣已恨審之不早人臣之常病在於傷寵而臣實懼荷寵之過優爰敢再瀝愚衷仰干聰聽伏乞俞臣所請賜臣早歸若羸弱之體得全於閒適之餘則覆育之恩尤深於召用之日矣臣不勝待

罪祈　恩之至奉

聖旨卿内閣首臣才望素著頃以疾具奏乞休致已有旨慰留可即出供職以副朕倚重至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乞休奏

臣於嘉靖六年二月初七日具疏乞休欽奉

聖旨卿　先朝舊臣學行素著朕召用以來論思輔導多效忠勤方切倚毗豈可偶因浮言遽求引避宜安心供職以副優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臣捧誦温綸倍增感愧竊以浮言洶動譏議方張

孤蹤危疑禍穽莫測乃荷
聖明洞察大度含容廷鞫無私正欲究是非之實號
辭不允又特加慰諭之詞德並乾坤恩逾父母臣
安敢不圖報塞自擇便安顧惟眷遇過優益甚滿
盈之懼倚毗雖切慚非輔導之才熟自揣量分宜
引避若徇貪夫寵祿必再致夫譏謗況臣年至六
旬已迫桑榆之景身嬰百病難禁蒲柳之秋力不
任於塵勞心每關夫藥裹憶童稚釣遊之處惟林
泉閒適之安用是再瀝懇誠上瀆天聽伏乞俯
垂憐憫早賜允俞臣得辭鞅掌之勞遂棲遲之願

令身遠害習靜引年則犬馬餘生皆
皇上之所賜也奉
聖旨卿內閣首臣練達事體輔導朕躬委任至重既以疾辭特准所請着致仕馳驛還鄉該衙門知道

乞恩奏　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臣昨具疏乞休欽蒙准臣致仕馳驛還鄉臣仰荷
厚恩曷勝感幸顧猶有私情不容已者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蓋臣男貴懋賢荷蒙作養由嘉靖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讀書臣亦欲其成材上
報國恩但賦質羸弱素多疾病今見臣休致行當

遠離父子之間不免感傷前疾愈加增進慮恐臣
既去之後臣男形影單隻憂病相仍學問無成屢
縻廪禄伏望 聖慈矜憫容其伴臣南歸就暨調
治痊可之日即當前來效用以圖報補臣無任懇
悃之至奉
聖旨賞懋賢准隨鄉回還養病病痊之日前來照舊
作養聽用吏部知道
自劾不職乞
恩休致奏
以草茅陋質章句俗儒謬蒙

聖恩擢居內閣將三年於此矣學不足以啓沃
君心才不能以匡濟時務頃歲以來陰陽失錯水旱
頻仍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天下之勢將日入於敝
壞臣叨陪輔導之末與有調和之責而不能效一
得之愚補毫髮之闕乃徒日費倉錢歲請俸券是
其報稱之功曾犬馬之不如而蠹耗之辜與鼠雀
之何異竊高躋厚負愧懷憂欲退伏田里以苟免
罪戾者爲日久矣然猶棲遲戀慕未忍遽去者誠
以
陛下生成之恩如天地如父母臣雖未能自効於既

徙而賡幾圖報於將來耳邇者寢室罹回祿之災

上天示儆變之意伏覩

陛下避坐易服勅諭群臣省躬思咎詔告天下蓋宵旰惶惶惕然有轉移之機而中外欣欣顒然有太平之望臣於是益知 陛下 天資高邁可以為

聖賢之學可以興帝王之治第臣等愚陋苟簡不能悉心開導以仰裨聰明鞠躬盡瘁以贊襄治化尸素之罪愈不可逭若復隨行逐隊冒寵貪榮雖

陛下曲賜優容不即斥逐而臣之心亦豈能苟安而無愧耶況大臣之職在於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

已臣內自循省上之既不能匡輔聖德必自盡其納誨之誠下之又不能澤潤生民以少解其倒懸之苦循是僨轅之車不足以致遠折足之鼎不足以大烹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用是俯瀝懇誠仰瀆聰聽伏願閔臣之愚早賜罷黜別選英俊以充任使庶幾弊政可革災變可弭上無累於

聖明下無妨於賢路

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必本於一人之身而聖德之

修必慎於更新之始茲者新宮甫成而
陛下入承大統安處其中所以革故鼎新迓續
天命實惟有待於　陛下由此日新聖德慎始圖終
以延本枝於百世固
宗社於萬年則臣等不能不深望於　陛下也所謂
慎始修德固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所親必正人
所聞必正道所行必正事所發必正言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靜處法宮取
太祖高皇帝所編
祖訓及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返復熟玩以涵養聖

心詳審治體凡百舉動必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群臣章奏有關於聖躬切於治道者置諸坐右時賜曆覽見諸施行至於左右侍從乞選老成靜重之人勿雜以憸邪狎昵之輩而凡姦聲亂色奇技淫巧皆不得導誘意嚮蠱惑聰明務使精神內固血氣凝定本源澄澈心志不移由是充養完粹德性純一則萬壽無疆永作臣民之主諸福駢集益綿衍祚之休天下後世稱治化之隆者必首及於

陛下豈不足以追配二帝三皇之盛哉臣等職在輔導無任懇切願望之至所有慎始修德事目隨本

上進乞寫成牌扁懸置殿壁以備接日儆心之助
愼始修德事目　一敬天戒　人君奉
天命為天子當常存畏敬之心其仁愛人君有所譴
告見於災異尤當儆懼即今金星晝見冬不嚴寒
各處水旱為災天意不和宜正心修德施惠澤除
弊政以召休祥一應修齋設醮務為禳禱之事豫
絶其端不可輕信　一法祖訓
祖宗列聖弘規大法備載寶訓諸書而
太祖高皇帝祖訓尤為切要宜時常省閱凡事遵行
自無過舉　一隆孝道聖孝純篤

三宮在上奉養之禮諒無少缺而
慈壽皇太后斷自聖心首定大策迎立我
皇上入紹大統功德甚隆一切奉事供養尤宜從厚
一保 聖躬 皇上春秋甚富氣血未定務宜收
歛放心保養元氣飲食起居皆宜有節至於聲色
玩好足以亂聰明惑心志者尤宜屛絕此實享國
永年之本○一勤民事即今天下百姓艱難近京地
方盜賊縱橫宜留心民隱訪問下情大小章奏躬
親省覽凡言及閭閻疾苦減賦輕徭等事須即下
該部加意賑恤○一勤問學每日視朝聽政之暇宜

親近儒臣誦讀經書披閱史冊講明義理考見前代其君可法其君可戒以為龜鑑如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尤為切要更宜留神熟玩。一慎命令　朝廷命令必須審處而行既行之後不宜因一人私愛一言蠱惑復為更改使國有定法人可遵守。一明賞罰賞功罰罪乃　朝廷大政凡官賞必當其功有功者即宜加賞無功者不宜濫及刑罰必當其罪無罪者不宜濫罰有罰者不宜輕縱如此則人有勸懲紀綱振舉。一專委任凡　朝廷大臣宜開心委任推誠付託言議當理者即與施

行不宜為讒言所惑致生疑沮以妨善政○納諫諍凡臣下直言規諫者即是忠臣宜深加容納即與施行仍記其人姓名漸次任用若巧言媚說希圖寵幸不宜聽信致傷治道○親善人凡左右前後朝夕承事必須簡任忠厚勤慎之人一切讒佞險巧之徒不宜在側恐被誘引移易心志致損

聖德○節財用即今民窮財盡府庫空虛邊餉缺乏宜躬行節儉凡事減省服食賞賜悉依舊典不宜妄費財物以供無益

諭

慈壽皇太后徽號疏

連日伏蒙
陛下特遣司禮監太監蕭某等傳示聖意以
聖母皇太后徽稱昭聖慈壽四字之上再加二字仰
惟　陛下尊奉
聖母孝心純篤臣等豈不欲勉徇曲從以上體聖心
抑但　先朝典禮歷歷可稽未聞於四字之上再
有增加字數者如成化二十三年所上
皇太后周氏徽號止於聖慈仁壽四字正德五年所
上

太皇太后王氏徽號止於慈聖康壽四字前此若景
泰間　皇太后孫氏止於上聖二字成化初
皇太后錢氏止稱慈懿二字則又不必以四字為尊
矣臣等職在輔導凡有議擬欲遵　國家之舊典
若少有違越勉強加增雖足以取容於一時然有
由此變亂
祖宗之成法以虧損　慈壽皇太后之盛德豈不得
罪於公議耶況尊上徽號必有冊文
聖母皇太后之大功懿德備見於稱述之間固不在
於字數之多少而　陛下之於　聖母朝夕奉養

每欲致隆則自足以盡報稱之真情而不在於虛名之崇重矣臣等伏蒙

陛下謙虛垂問不忍拱嘿輒敢盡言伏希

聽納幸甚

乞量減史館供應疏

臣等切惟理財之道固必損於上而後益於下人臣之分尤在先其事而後食其食今天下財用日竭所在倉庫空虛　朝廷之日用雖有常例而每苦於浮費之難繼府縣之歲辦雖有定額而每苦於積欠之難完是以在京諸司屢以缺用上聞催徵

下督若欲如數觧納則民生益至困窮臣等授統任使職在輔導恨無濟時之策難逃竊祿之譏為令之計惟力行節儉盡去浮冗而後國用可足民力可寬且如臣等日食廚料已為甚多近以纂修倍加支給盖該寺止據舊例以為當然不欲裁減而臣等自揣功不稱祿心實不安况聞牲口價值拖欠幾及數萬若復因仍冒昧貪取苟得豈人臣先事後食之義也伏乞 聖明俯察愚悃特諭所司將臣及翰林春坊五品以上官員日給酒飯減去十分之六其餘纂修人員皆亦量從減省惟不

失國家待士之禮庶可免臣等襲襲之誚且一事之省必有一事之益一分之寬必有一分之賜未可以為所減不多而無補於時也更望　上自宮闈達于監局凡百冗費痛加裁抑古人有言所省者一即吾之一所省者二即吾之二數年之後積少而成多轉貧而為富不難矣

講學疏

竊惟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講學二者之中講學尤為急務蓋人君之政實由一心而推心苟不正則發於政事必有不當於

者況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人君居崇高富貴之
位往深宮獨處之時所　娛耳目惑心志者雜陳
於前皆足以爲政事之害一有所好而不知察則
始焉雖勤終必流於荒怠而不能以自致惟勤於
務學日以聖賢義理涵養本原不使之昏昧放逸
而又究觀古昔治亂興亡之故隨事省察惕然驚
懼然後心無不正政無不善而天下可保其常治
也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頻御經筵講明聖學天下臣民得於
聞見者莫不私相慶幸以爲堯舜復生欣欣有太

平之望蓋以為

陛下心存務學則必能明義理屏嗜慾以端為政之本清出治之源何患於政事之不修明治道之不隆盛哉然去秋罷講太早今春出講太遲人心未能無始勤終怠之惑臣等叨忝禁近職在輔導自侍朝數刻之外不得瞻奉天顔無由少效忠悃亦甚愧焉伏願自今以後時御便殿容臣等率領講官日執經史敷陳治道以仰裨聖性之聰明至於宮中無事復取既講之書反復玩味期於貫通浹洽不徒以空言視之將見講誦之樂自足以遏

怠荒之念所以延

宗社無疆之慶所以眷臣民望治之心實在於此

請寬釋工部郎中葉寬瞿璘

臣等竊惟都督同知陳萬年以椒房至親屢有明

旨欲與脩盖房第工部不即奉行委係違慢以致

聖心震怒下郎中葉寬瞿璘於獄該部尚書趙璜等

自知有罪跼蹐不安但原其遣官至皇親處請問

之情亦是彼此商量欲要事體穩便非敢欺慢況

葉寬瞿璘述其堂上之語前去請問初非有意唐

突其罪尤輕臣等竊意

皇上一時震怒因有拿問之旨諒天威少霽必不深
加譴責所以未即有言今科道等官連章論救誠
為煩擾臣等已遵聖諭擬詰責然聖德莫先於納
諫政體惟在於寬仁臣等職在輔導荷國厚恩豈
可忍默使德政有一毫之闕伏望俯從衆論特下
明旨將葉寬翟務即賜釋放房第聽該部次第修
葢則雷霆之威既足以警有司之怠弛而天地之
量尤足以致群下之感乎

乞正谷大用罪疏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

御座商畧大政仰瞻 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
容委曲眞 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
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
更相慶忭以為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獨惟
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粮仍聽本監管理原
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票
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
之名混占產業庄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
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
重神人共憤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聖諭

以為地土乃
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剥害小民致其嗟
怨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為踏勘本、先帝之成
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饜飽奸貪私於一己則
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 陛下即位以來踏勘見於
詔旨官經屢遣歲已三更今莊場之界額既明大
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况
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贓銀之半
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

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　朝廷之恩澤伏望徵
納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
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
幸甚臣等幸甚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
滁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官吏備說
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淫雨連
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千里之地無處
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沒房屋椽柱漂

流滿河丁壯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
不及大半溺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
地悉在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
斗偷活一時或拋棄家鄉就食四境終為餓莩流
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
之衝為要害之地
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為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粮
實以此為喉襟況自古姦雄啓衅召亂多從此地
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昂民食愈
難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飢寒背其

就死地其勢必至棄耰鉏而操挺刃賣牛犢而習刀劍攘奪殺畧流刼鄉村雖冒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既多遂為大盜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廢而人玩或未必從欲勦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勝貽害不小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預防[illegible]漸消而默解臣等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象儕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我

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傷

陛下尤當仰遵

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勑戶部會集廷

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應歲辦額辦錢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澤下而人心感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

止差官織造疏

近該司禮監官連日宣示

聖意催進差官織造勑書臣等非敢抗違輙件付原

擁貴徂以

陛下奉天明命爲民父母其道在於節用省費以寬恤民力布德施惠以固結民心然後萬姓悅服乃能保天位於無窮一切舉動傷民之力而拂民之心者皆不宜輕舉而妄動也今四方災異頻仍而淮揚鳳廬蘇浙等處有數不熟飢荒尤甚父子相食僵死滿途仰荷

聖心惻念遣官賑濟詔旨一出聞者無不感戴

聖恩稱頌聖德然飢餓之人甚多銀米之發有限賑濟之惠猶恐未能徧及地方之變將來大有可憂

臣等備員輔導日夜警惶休戚相關豈忍坐視若
織造差官不暫停免則科派供應必為一方之擾
而愁怨叛亂難免意外之虞此臣等所以展轉顧
慮寧逆陛下之意而不敢輕易撰勅以誤國家
之事也臣等願望陛下俯察愚衷特降明旨織
造官暫且停差待秋成之日再議料至彼時民食
已足地方已安凡百事務易於辦集不過遲緩半
年供用亦未久缺如此則陛下恤災愛民克己
從諫之德可比隆於堯舜而傳播於萬世矣
議還

觀德殿疏

前日伏蒙

上遣司禮監官諭及　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出入不便欲遷於　奉先殿之東臣等以為

孝惠皇太后居西今所欲遷在東似宜從舊雖曾有此諭而未敢具題者蓋以為　皇上之意或未即行姑待再諭而明白開陳亦未晚也茲者伏承御札詢廟殿重疊乃前日倉卒之制況前面册揮不過數尺之地似乎太窄又　世廟在

太廟之東北今所欲遷之地可內外相對與奉慈無

下此舉非為害禮卿宜回具揭帖開陳可否以遂
朕意臣等仰見　皇上之孝之純永言終慕無時
無地而不在念蓋與虞舜異世而同符也乞勑禮
工二部仰遵聖意卜日興工或因舊增修或更新
改造期於完潔寬敞足以揭虔妥靈以稱
皇上尊親之孝待殿宇告成之日奉安
神位則大禮益備而
聖上以孝為治之德益光於四海矣
請從慶庶人疏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庶人合淶

勢情

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勘問既明已發落處置不必

又議遷徙欲臣等冊票占來仰窺　聖明篤念親

親惟恐被人妄意擬擬即古帝堯親睦九族之意

竊謂親親固為治所先而地方關係重大倘有他

變事干

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　累朝列聖於各宗藩過之

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恩正法皆

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台法罪犯不為

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稔惡武夫悍卒易於

招呼君從輕典恐畀日屬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節
該多官議請遵照　孝宗皇帝處置代王聰沭事
例遷徙陜西省城居住以消其變奉旨降作庶人
着在本府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
台法不知改過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殺人命怙
終干紀縱跡詭秘誠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以地
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不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
照先今論奏擬之事體稽諸國法所引代王聰沭
事例最為親切台法所犯比之聰沭殆有甚焉而
大同之遷山西與寧夏之遷陜西亦正相合况台

法雖稱革爵其內外各衙門所管人役不下数千官府深密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禁絶又聞有土達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使令罪狀已露擯斥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群下素憚其完置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賊巢人心易於搖動姦宄易於召集將来變生不測誰任其咎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照臣等昨所票擬發出施行倘或 聖心未協乞照令擬票令各官再行會議停當奏請定奪庶免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害臣等所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處

請差官治河疏

惟黃河之為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為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使講求治河之策盖以河流變遷不常其性湍悍所決之處官民廬舍田地悉皆漂沒故嘗預築隄防以遏其勢雖有所勞費不暇恤也我　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地方即分為渦河等河下流俱由淮入海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惟天順弘治間嘗決張秋即命大臣興工修築竭數年之力所費以鉅萬計然後決口乃塞運道乃安至於正德之末開渦河等河日

遂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洩乃從河南北界徑由山東曹濮地方奔赴豐沛飛雲橋等處分為三口悉入運河泛濫瀰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於清河數百餘里一望皆水田地悉在水中居民依山棲泊耕種失業逝年粮草無從辦納民生困苦之狀所不忍見官民船隻南去北來者通無牽挽之路必待順風乃能前進此則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日以來又聞沛縣沙河等處浮沙湧塞四十餘里隨濬隨湧河流不通一應舟楫由昭陽湖取道往來其勢似為可慮況昭陽積水不多春

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不免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石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也為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濫徐邳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作急整理將來河復北决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伏乞　勅下户工二部協同計議即於大臣中推舉通時務識地理能任大事者一人帶領有才幹部屬官二員前去山東河南南直隸地方多方詢訪相度水勢應該作何區畫下流可濬故道可復合用人工若干錢糧若干

畢辦奏報上緊用功雖有勞費亦難顧恤庶幾運
河可保無虞而國計不至於缺乏也此係今日急
務臣等日夜籌度心竊憂之為此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進覽潤色
御製詩題本
伏蒙
皇上以臣等調和詩句面賜慰勞加以濃賞且諭令
宜益用心供職臣等仰荷天地之恩至高至厚其
將何以為報扎是日午後又蒙遣司禮監官宣示

御製四景詩十二律欲臣重加潤色臣仰歎聖學之
勤聖德之謙皆有不可及者謹已更定敎語錄上
用塵御覽臣竊窺聖製每及於農事之艱苦此可
見近日所註無逸蓋深知小民之依在於稼穡而
一話一言憂念不置故於吟詠之間往往見之由
此一念擴充必能崇儉素節浮費薄賦斂省征徭
仁政之及於天下者多矣商之三宗周之文王又
豈多讓耶臣不自揣輒敢依韻恭和而諷勸之意
亦竊寓乎其中伏惟
明留意

又

臣待罪家居今日午後内閣典籍郭昊忽捧
御製詩草一摺云是司禮監官在左順門發出令伊
送至臣家欲臣潤色臣謹遵
聖意更定數字謹録進呈并原草封上伏候
聖裁臣不勝恐懼之至

復
召命題本

臣待罪家居伏蒙
皇上再遣司禮監文書房官顔知孫捧 御筆旨意

諭臣明日即出供職臣感激厚恩誓當以死圖報
安敢復辭有負　聖意欽遵聖諭明日即出趨朝
應
御撰進祈雪告文
臣欽蒙聖恩給假在家調理閏十二月初七日早
該　內閣制勅房辦事官捧到
御筆旨意以一冬無雪欲於初十日　拜祈於上天
令臣撰告文一通臣稽首頓首拜受伏讀仰惟
皇上敬畏上天遇災而懼即帝舜以洪水儆予成湯
憂旱以六事自責之心也顧臣何人卧病家居乃

蒙溫旨咨訪且諭令體朕是心撰擬告文臣感激

厚恩雖捐軀殞首無以為報臣身雖未甚健即當

出供臣職所有告文謹以撰訖封進

奉

命看詳

御製疏

昨者伏蒙

皇上以所制敬一箴齋戒治志二篇遣司禮監官垂

示臣等拜稽伏讀仰見　皇上潛心聖學念念不

忘知君位之當眞也則篤於持敬而欲造乎純一

之德知祀事之當嚴也則志在圖治而欲慰乎
祖考之靈且正心誠意莫先於慎獨敬天勤民莫急
於用賢而聖作皆歸重於此此乃堯舜禹湯文武
傳授之心法唐虞夏商周致治之本源自漢唐以
下之君鮮有知者而 皇上獨見之真論之切所
謂有天德可語王道者矣以此進而不已二帝三
王豈得專美於前古耶臣等拜頌欽服且自慶得
遭 聖明之君而與聞精密之論真千載一時之
快事也二篇之文見理分明用意深遠非臣等所
能企及其中間有論古與妙讀之未易領會者則

下等畧加補綴謹録呈上伏候
聖裁臣干冒 尊嚴不勝恐懼之至

應

制撰次尚書三篇註解疏
該司禮監官送下
御筆查送一道欲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註洪範與近日 御註無逸分爲三冊共成
一書臣等仰惟
陛下緝熙聖學稽古右文究心二帝三皇之道玩味
伊尹周公之訓拳拳如此真近世人君所不能及

而可以同符於　聖祖矣竊惟三篇之序則當以
御制洪範居首次伊訓又次無逸蓋洪範九疇雖演
於箕子而其源則出於夏禹實在商書之先又其
註出於　聖祖故其序之先後宜然也除伊訓註
容臣等仰體　聖意以次撰擬進呈今將裝潢次
第謹具題知
伏蒙
皇上賜詩表謝冊壓
宸翰批答陳悃疏
臣等昨者伏蒙